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
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第五九七號）

今日一張兩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每個黨員在此次運動中，一定要當一個好長工。過去沒當好，今後要努力，一定要當好。

大衆黑板

（供鄉村黑板報、屋頂廣播、讀報組、工作人員採用）

中國共產黨晉冀魯豫中央局發表了一個告黨員書，告訴所有的共產黨員說，教他們好好的跟窮苦弟兄們在一起實行土地法，平分土地。過去有些人覺得他們入了共產黨就要比老百姓利害，有些人就幹啥。有些黨員當了村幹部更是胡作非爲。現在中央局下了個命令，教所有的黨員全部公開，黨員姓甚名誰，都要叫全體農民知道，讓貧農團農會看看那些人當共產黨員合適，能給窮人辦事，那些人不合適。不合適的共產黨員一律要開除出去。過去辦了錯事的現在要認錯改錯，有了罪的要由人民法庭定罪。今後黨員們要受老百姓管，貧農團、農代會決定了啥，他們就得辦啥。現在馬上就要平分土地，那個黨員也不能多分，更不能光分好地。過去多分了的，現在要退出來。過去黨員裏有包庇地主親戚本家的，現在要坦白認錯、受處分，誰要再辦，就要送到人民法庭去辦罪。不論那個黨員辦事情都要和老百姓商量，不興強迫，不興包辦。共產黨要依靠咱們僱農貧農及全體農民來管教他們的黨員，大家要多給他們提意見，讓他們真正改錯，做一個人民的好長工。

地主鑽到黨內壓迫僱貧 搬掉這塊石板才能翻身

【本報消息】咱們窮人當中有好大一部份沒有徹底翻身，就是因爲咱們身上有一塊大石板。有些地主、富農鑽進共產黨內，當了支部的領頭人，包庇地主，貪污果實，無惡不作。有些農民出身的黨員受了地主的影響，也忘了本。這些壞黨員是「一窩蜂」，鬧得土地改革進行了一年多，咱們仍然少衣缺食，不敢說話。

磁縣北郭村七個黨員，裏面有四個地主。減租減息中雖然清洗了三個，但地主在支部中的權力並沒有打掉。以後黨員成了十個（兩個貧農、五個中農、一個地主、一個富農），受村中五十年來地主宗派鬥爭的影響，支部也分成兩個宗派，各保各的地主後台。鬥爭西派地主杜老壽時，西派黨員不滿不動，東派的黨員很「積極」。西派鬥爭東派地主孫成先時，農會主任召集東派的人說：「成先好壞是自己的人，我們要給他想辦法。」於是包庇下來沒有鬥。磁縣田莊地主鑽入支部，當了抗勤主任，在土地改革中不但包庇了他自己的家庭，還包庇了本家。他自己還分了四十八畝地、八間房子。有七個破產地主、十一個富農在土地改革中鑽進了這個支部。磁縣東古佛村支部的大權也操在地主手中，大地主張豐格沒分家前佔有土地一千三百多畝，在土地改革中「獻」了八十多畝，支部就說他「開明」。會逼死過人命的惡霸李維金和支部書記是本家，只輕輕的鬥爭了一下就算完事。

武鄉樹辛村黨員李馬保成了村裏的大惡霸。放羊出身的赤貧、榮譽軍人石明林和李馬保不對，分了兩間房子，以後又不給了。但是李馬保的大舅子從一區到了樹辛，沒有什麼正式手續，卻分了一串最好的磚院。李馬保、趙虎江、劉富昌、王振標等四大幹部在算果實賬時領頭大吃大喝，一共吃了十六萬元。他們想出一種「經手費」的新花樣，羣衆分果實時，他們藉口「經手費」要霸佔一部份。一個老人分到一張桌子、一塊木板、一件衣服，木板被幹部拚牌用了，桌子被村長劉富昌拿走了，說是「經手費」。這個老人就只得到了一件衣服。貧農陳國興分到一棵大樹，李馬保三番五次着人去買，國興不賣。李馬保就「發動」「羣衆」鬥爭國興，說他當代表貪污了。鬧得國興傾家蕩產。在土地改革中，這「四大幹部」貪污了「實價值七十多萬（不算房屋和土地），佔全部果實百分之八十。貧農王金木老漢愛說直理，有時也批評幹部。李馬保們對他很不滿意，土地改革中金木向地主算出工資，幹部們又強迫金木給地主退了回去。

涉縣槐圪塔村的支部書記兼農會主任董永寬、公安員董福江、民教主任董祿秀、農會宣傳董光祿都是地主，村長董建審是富農。他們掌握全村大權，貪污果實，隨意弔打羣衆，羣衆對他們咬牙切齒，稱他們爲要命閻王。和他們有私仇的地主就鬥爭了，和他們有關係的董善成被他們劃成中農，根本沒有鬥爭。

林縣二龍廟支部是中農當政。中農陳文興是村長，又是支部書記。支部裏十五個人，三個赤貧，六個貧農，一個下中農，四個中農，一個富農，頂有權力的是和地主富農有拉扯的中農。陳文興領導鬥爭，給地主留的房子要「夠住」，留的地要「夠種」。羣衆要打地主時，陳文興說：「天不早了，散會吧！」羣衆說地主王甫山鬥爭的不澈底，陳文興說王甫山被土匪搶過一次，損失東西很多。他爹有現洋，得急病死了，王甫山不知道現洋在什麼地方。王甫山好賭，輸的家業不少。鬥爭時羣衆到王甫山家搬東西，陳文興說有兩樣才能拿一樣，有一樣的不能拿。鬥爭封建富農閻景堂時，婦女們要分紡花車、織布機，陳文興說：「人家還要生產啦，快給人家送回去吧。」

我們的意見

這塊石板，今天是非掀掉不可了，不掀掉這塊石板，咱們窮人就不能澈底搞垮地主，就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房住，就不能和老婆孩子在一起過痛快的日子。中國共產黨晉冀魯豫中央局發表了告黨員書，就是爲了幫助咱們掀掉這塊石板。要掀掉這塊石板，就得咱們窮人團結起來，不要害怕，不要講面子，對這些壞份子該批評的批評，該懲治的懲治，去掉堅決反對咱們的地主富農，改造還能給咱們辦事的人。只要咱們大家一心一意的幹，世界是咱們創造的，保險能得到勝利。

這些作了壞事的黨員幹部，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行爲是嚴重的錯誤，是犯了罪的。今天應該老老實實的聽從人民的處理，該開除的開除，該處分的處分。如果在這時候還不覺悟，繼續不按土地法辦事，就要受到黨和人民的嚴厲制裁。你們只有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誠懇的接受批評處分，堅決的改正錯誤，向人民低頭，服從黨，服從人民。黨還是要你們，人民還是熱情相待，幫助你們改正錯誤，繼續當人民的長工。

石洞支書橫行霸道 羣衆起來將他罷免

【本報消息】武安石洞村支部書記段炳南，貪污果實，欺侮羣衆，這次又拒絕參軍，老百姓起來當了一次家，把他罷免了。事情的經過是：去年十一月參軍運動中，各組羣衆都認爲政治主任應當去參軍，但誰也不敢去動員他。後來段偏有等三人願去參軍，提出和段炳南挑戰；偏有說：「段炳南就不應該去參軍嗎？論兄弟多少（他兄弟三個）他應當去，論幹部帶頭他也應當去」。（他過去會三次報名參軍，但都是關人，始終未去。）在大會上，羣衆提出：「我們都願意參軍，要求政治主任（即支部書記）帶領我們一同去」。段炳南傲慢地說：「我就不帶領你們這夥羣衆。」羣衆提出嚴正質問：「你不參軍是啥思想？你不願去，動員誰去，咱村的參軍工作還做不做？」段炳南蠻不講理地說：「我就不去參軍，我有二斤半頂着（指頭），我的思想還不如一個落後羣衆，參軍工作不做就算完成。」段講完後，大家很氣憤，區幹楊二喜同志認爲這種情況影響參軍工作，立即將段扣起。

段被扣後，羣衆的思想顧慮是：「現在把人家扣着，新戰士走後，人家還是政治主任，一定要報復，咱們還得受欺壓。」因此仍不願積極進行參軍工作。後由區署決定，這次一定要保障羣衆的民主權利，給羣衆撐腰。王區長並親自去石洞向羣衆宣佈：「段炳南的問題，完全交羣衆處理，今後他當不當幹部，由羣衆決定。」在總結參軍會議中，羣衆提出：段炳南必須撤職，因爲他辦的壞事太多了。去年春天鬥爭中，翻身農民段辟華買了一座房子，和段炳南同院，段炳南想獨佔，便派農會主任和段辟華談：「你的房子和政治主任伯父（年老死後財產是段炳南的）房子換一下，」你若不願換，段炳南說過去你給治陶村日本人送過雞蛋，有問題。」段辟華不願換，氣得哭了一夜。後來公安員也去威脅說：「和人家換吧，不換不得了。」段辟華被迫無法，祇得換房。村裏分鬥爭果實，不是羣衆評議的，在大會上段炳南說分給誰就分給誰。合作社長張書堂是僱工出身的共產黨員，看到這種惡劣行爲，會批評過他，段炳南懷恨地說：「我是支部書記，工作做好做壞，由我一人負責。」填平補齊中，段天初背地說：「幹部分的果實，爲啥都比咱們多？」段炳南知道後「發動」少數羣衆攻擊他，說他破壞搗亂，要打他吊他。張書堂向羣衆哀求說情，才算沒有被打，結果段炳南決定：「前段天初把分的鬥爭果實全部退出來，並且罰他二十天不准開會說話。」段炳南是一個破落的富農，他在鬥爭中冒充貧民，分好地十餘畝，好房一座，他曾管着村財政、鬥爭果實等各種賬目。羣衆紛紛議論：「段炳南不好好勞動，爲啥能吃好穿好，還買個大驢？」結果把他管的果實賬清算後，貪污六萬餘元。去年八月合作社買兩個驢，他故意把價格訂得很低，買的辦法是沒驢戶拿紙蛋決定，誰拿着誰買，共有六個人買，段炳南就暗中串通四個人替他拿紙蛋，在他操縱下，買到一個大驢。他和抗屬××搞弱化，羣衆提出意見，要他坦白反省，並說反省的好，讓他仍然參加農會，若不好好反省就暫時退出農會。段炳南不願反省，反而傲慢地說：「我的思想就是這樣。」羣衆決定把他暫時開除農會，並將他賤價買的驢退回。

區署對石洞羣衆的意見表示十分贊同與支持，區書張秀亮同志說：「我們對段炳南這樣的壞幹部，下決心讓羣衆去罷免他，改造他，決不姑息。」（方勁）

翟士賢獻田報導初步反省

「翟士賢獻田眞象」，張一英同志已經揭發過了（見去年十月四日本報）。這裏所以要再說的，乃因該消息原由我們推動史洪同志陪同王庭棟同志寫成，更重要的是底稿中他們對的地方被我們刪掉了，這完全由我們負責。

事實的原委是這樣：我們看到華中獻田的消息，想到：「我們就不能創造這種新東西，能及時配合也不錯。」於是就設法尋覓這類新聞的線索。這種想法的出發點是搶先，首先考慮的不是站在農民立場上，怎樣服務於農民的正義鬥爭，而是根據資產階級新聞觀點，考慮怎樣寫一篇「漂亮新聞」，以表現自己的工作成績。又由於沒有堅決站在農民的立場，不自覺的扭到了地主方面。立場錯了，下面跟着產生了一連串的錯誤。

當時史洪同志是太行新華日報記者，工作上臨時受總分社指導，正在伯延採訪。我們得到伯延清算翟士賢的線索，便建議史洪同志和武安縣委王庭棟同志商量，可否用獻田的方法解決翟的問題，如此就可產生一篇新聞了。由史洪同志寫成、王庭棟同志看了的底稿中本來有翟士賢如何與羣衆對抗，進而「思想自覺」，拿出東西的過程，我們考慮有了這個先壞後好的過程，反倒不合於「表揚」的精神，宣傳教育意義不會更大，新聞會顯得不夠完美，於是把這個過程刪掉了。這樣就把翟士賢這個堅決反對農民的地主份子，寫成了「優秀的共產黨員」。

這種不負責任，歪曲事實的「客里空」作風，是從我們自己的地主、資產階級思想產生的。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沒有着力的正面鼓吹農民的正義行動，卻幻想用「獻田」的方法解決地主出身的幹部黨員的家庭問題，幻想某些地主能夠「自動開明」；我們想用「和平解決」代替鬥爭清算，結果大大的便利了地主的抵抗和鑽空子。我們自己出身於剝削階級，對地主沒有真正的仇恨，相反的在鬥爭深入以後倒有某種程度的憐憫情緒；對農民沒有真正的熱愛和感情，甚至懷疑他們對地主出身的黨員幹部的行動是否有些「過火」；被這種思想和情緒支持着，於是在新聞中表揚了地主，打擊了農民。

新聞中表現了某些地主階級觀點，如翟士賢在給武安縣委的信中說：「我願將『自己的』田產房屋，獻給勤勞的農民」。翟是伯延大地主，其財產全係剝削農民血汗而來，絕不是什麼他「自己的」田產。所謂「獻給勤勞的農民」，意思是把「自己的」東西給了人家，於是農民的鬥爭就成了不合理。我們自己實際上也有這種錯誤意識，所以把這種字句也給保留下來，幫助他侮辱了農民。

這次整頓黨的新聞隊伍中，使我們開始認識了「客里空」作風與地主思想的聯繫，他給人民事業的危害是極端嚴重的。我們將繼續反省，並在工作中逐步糾正，勉作農民一個長工。（安崗、李莊）

晉綏日報繼續檢查「客里空」 反對積壓土地改革稿件

【新華社晉綏電】此間晉綏日報、新華總分社反「客里空」運動，最近由於發現重要土地改革通訊「貧農單身漢張紅奴服毒得救」一稿被積壓之問題而繼續推進。該稿係報導保德化樹塔村土地改革中，地主富農造謠挑撥，污衊貧農張紅奴不好好過光景，村幹部於分救災糧時，未調查研究，遂不分給張紅奴，中農又隨聲附和批評，致張氣憤服毒，幸爲羣衆發覺，始免於死。原稿自八月中旬寄到總分社通訊科轉交報社副刊部後，即被積壓至今。九月間作者曾親自到報社探訊，但通訊科向副刊部索稿未獲，竟以「沒有收到」予以哄騙。後因其他同志亦對壓稿問題提出批評，該稿始被發掘出來。爲此晉綏日報特以「再深入開展反『客里空』運動」爲題發表評論，着重指出：「特別是九月正是我們着重檢討領導和內勤的時期，然而這件事竟被漏過，這說明我們對『客里空』的檢查是何等的不深入，這充分暴露了我們工作中的立場與作風，存在的問題是何等嚴重」。評論最後指出：九月十八日以後，報社、總分社的反「客里空」運動，自然而然地和「查階級、查立場、查思想」融合起來了。還在這一運動剛剛開始深入中，已經證明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發現問題，才能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少數人的自覺到大多數人的自覺。如果沒有大多數人的自覺，反「客里空」是反不能澈底的。副刊編輯胡正爲文檢討該稿被壓稱：「自己不是以貧僱農的立場，十分重視關於土改的每一稿件，沒有把貧僱農所遭遇到的一切就像自己所遭遇的一樣，不是把黨報當做貧僱農的喉舌，爲貧僱農說話撐腰」。通訊科陳蟬鳴亦爲文檢討說：「這是害怕自我批評，害怕對作者公開的承認錯誤，缺乏勇氣，因此不惜用欺騙手段來掩蓋錯誤，忘記了一個黨報工作者對作者應負的責任。」

先將地主鬥透 才能給他一份

聖寺貶貧僱研究土地法

【太行消息】涉縣八區聖寺貶村，在收到土地法大綱後，爲了先讓僱貧知道和掌握，以防地主富農鑽空造謠曲解和反攻，就召集了四十多個僱貧農民，先唸給他們聽。在唸的當中，僱貧很專心聽，並隨着提了些意見。陳萬田說：「這個辦法就是好，可是給地主分一份的辦法，我有意見；分是要分，可總得叫他們把剝削咱的東西拿乾淨，低了頭才行。像咱村的地主，都比咱吃的好穿的好，一天罪也沒受過，可不能先分。」段西方接着說：「對！我家磨麵總是人推，推了五輩了，到如今還是人推，人家地主還是用牲口推。不弄乾淨，就不能給他分。」馬保安說：「過去咱受罪，咱當驢，現在咱村地主還是比咱得勁哩！這次送公糧，咱還是當驢扭哩，地主富農好牲口馱着不扭，他們一天罪也沒受。像這樣就先分給他一份，我就不同意。」就說：「地主富農就是先清算澈底了，才能給他們分。」馬超堂，還罵羣衆說：「你狗日們鬥了我，死了也得搞了你狗們」，像這樣不低頭，就不能先給他分。」四十多個僱貧意見都是這樣。他們的第二個意見是：咱這村是個窮村，每人平均不到二畝壞地，平分時得往富村移民，要不就翻不透身。

幹部有錯要老實

評晉城馬坪頭「勞資合作」

・趙樹理・

本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登出晉城馬坪頭村實行「勞資合作」的消息，並且指出他把中農與貧僱的關係，算成出賣勞力的人與資本家的關係，是十分錯誤的。

我除同意指出這個錯誤以外，覺着還該追一追根。這消息裏邊說全村共一百二十六戶，就有二十五戶是貧僱，這二十五戶，大部份只有能吃一個月的糧食，可見還是赤貧。爲着給他們解決困難，全村開了三天大會，打通了一周中農思想，才弄成這個「勞資合作」。事實既是這樣，那就要問：一年多的填平補齊運動，馬坪頭村是怎樣做的？馬坪頭的地主富農並不算少，究竟鬥透了沒有？要是沒有鬥透爲什麼不鬥？要是鬥透了，果實都分給什麼人了？爲什麼直到如今，赤貧戶還佔全村五分之一？爲什麼這五分之一的戶口，沒有翻身資格，直到如今還只能去和中農「勞資合作」？填平補齊的成績就是這個嗎？

這一年多的填平補齊工作沒有作好，村幹部應該負責，不能把二十五個窟窿推給中農去填。要是全村的地主富農都鬥透了，貧僱都翻了身成了中農，餘下的二十五家赤貧盡是些村幹部，那自然可以發動羣衆來填補填補；要是這二十五家盡是羣衆，村幹部或是放鬆了地主富農，或是自己多佔了果實，或是把果實分給另一部份人忘了這二十五家，那就都不能叫中農和這二十五家來「勞資合作」一下算拉倒。

好在土地法公佈出來了，照法辦事，就可以糾正了這種錯誤。怎樣做，誰來做，土地法上都有規定。赤貧戶不用担心：將來組織貧農團，自己就是合法的分地人，再不要怕被別人就擱了自己。中農不要担心：照土地法辦事，中農跟不動一樣——土地在平均數以上的只拿出一點地，在平均數以下的還要得一點地，浮財一點也不動，並且還能參加農會，當合法的分地人，絕不會再叫你拿出東西來搞「勞資合作」。村幹部只要不是地主富農鑽了革命的空子，雖然出了些錯誤，只要老實，也用不着担心：多佔了果實的，只要照土地法補充辦法老老實實退出來，就沒了事；放鬆了地主富農的，或分果實沒有照顧到全面的，將來執行土地法的人，會替你把這些錯誤改正了，也不再追究你的責任。不過這就得你真正老實，要是在填平補齊時候既然沒把工作做好，到現在執行土地法又想搞點什麼鬼，來抵抗抵抗，那就是犯了罪，就要送到人民法庭去受處分。

讀・者・來・信

不通俗容易「錯會了意思」

編輯（韓）同志：

我很同意貴報一月五號二版周方同志的健（建）議，因我是個識字少的村幹部，覺着通俗點想看，甚至錯會不了意思。如二版上：「東北民主聯軍改稱人民解放軍」內有：「經林總司令向中央軍委健（建）議，並得中央軍委批准……」一句話，我們好多人都懷疑，咱民主聯軍爲什麼改稱人民解放軍，還非請「中央軍委」批准不可？他有啥資格批咱准?!後來經別的同志講解，才知是中共中央的簡稱，不是國民黨中央軍委，你看這樣會成啥了，向（像）這樣的通告，我們感到不好。

我們特別同意，最近兩期貴報發表的「大衆黑板」，這給農村與識字少的人解決了很多困難。希以後多發表類似這樣字句。

潞安弓家莊　弓長水上

歸還挪用貸款 集中發給貧僱

太行二專署發出指示

【本報消息】太行二專署在一月六號發了一個指示，說今年冬季生產在不少地方都是披了貧僱路線的外衣，實際是用舊的精神舊的方法指導。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運輸上，給牲口找出路，而沒給未翻身的貧僱找出路、想辦法，考慮問題沒從貧僱利益出發。有些地區冬季生產運動規模宏大，成績輝煌，是須要深入檢查的，絕不能滿足於一些籠統的成績計算，而應着重檢查領導冬季生產的指導思想。並指出目前必須進行以下工作：（一）首先把貸款要集中貸給貧僱農。將今冬發放的冬貸及今年各種貸款以及檢查過去撥出的貸款，不合適的款項，經貸款委員會審查批准，集中的貸給未翻身的貧僱。（二）區村幹部佔據合作社借用、勸用、優待的貸款，要馬上全部拿出來，否則一經查出，定予紀律處分，絕不寬恕。村幹部必須傾聽貧僱在分配貸款上的意見，不得有利用貸款不尊重貧僱利益的行爲。（三）在作法上不論邊地、腹地、老區、新區，無例外的自下而上的一個個檢查，在冬季生產運動中勤起來的得利大的是那些人，沒得利的是那些人，原因是什麼，一定要真正發動貧僱農來檢查。（二專通訊組）

公主屯殲敵一萬六

活捉兩個師長四個團長 打退蔣匪援兵十個多師

【新華社東北前線十三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頃發表第二十號作戰公報，公佈我軍全殲敵一九五師、四十三師兩個整師及新五軍軍部經過及其戰果稱：

我軍於冬季攻勢中攻佔彰武，全殲敵七九師，二〇七師一個團，擊潰暫五九師，騎十旅等部後，包圍法庫敵新六軍之暫六二師，直逼瀋陽。匪首陳誠乃倉惶將原在長春之新一軍全部、四平七一軍兩個師，先後南調增援。至去年年底，在以瀋陽為中心，以一百里為半徑的圓圈內，蔣匪集結之兵力佔其東北正規軍二十九個師，新五軍十五個師，地方軍十五個師中的一大半，即：新一軍、新三軍全部六個師，新五軍一九五、四三兩個師，五十三軍一三〇師，七一軍八七、九一兩個師，新六軍新二十二、一六九兩個師，共十五個師兵力，滿佈於瀋陽西北新民至鐵嶺間，僅二百餘里寬正面的遼河兩岸，於今年元旦起，暫五五師等共十五個師，擺成扇形推進，妄圖驅逐我軍，藉以保障瀋陽安全，並進而解除法庫之圍。我軍待其左翼一路（新民東北郊及該城東北之遼南塔）逼近公主屯（新民東北四十里）附近時，於本月五日起我各強大兵團，突以雷霆之勢，劈裂密集之敵陣，完成對新五軍一九五師及四十三師之鉗形包圍。敵不敢再作解圍法庫之圖，慌忙向西面的公主屯方向增援。我担任阻擊之各兵團，則猛烈阻擊此應援之敵。自此規模巨大的殲滅戰與阻擊戰遂於匪巢瀋陽門外激烈展開。五日十四時起我軍發動對被圍敵之總攻，於北起公主屯，南至新民近郊方圓百餘里地區內，我軍以高昂士氣，冒關外之冷寒，踏冰履雪，縱橫掃蕩，以熾盛火力作逐村逐屋之爭奪，摧毀敵人頑抗，將其逐一分割，先後殲滅。與此同時，我担任阻擊之各兵團，則於瀋陽至石佛寺，瀋陽以北、公路以西寬三十餘里，長達一百六十餘里之凸出弧形地帶，阻擊敵新三軍全部三個師，新六軍新二十八、一六九兩個師，新一軍新三十師、七一軍八七、九一兩個師，四九軍暫五五師，五二軍第二師（從瀋陽來援）等十個多師。在敵飛機、坦克與猛烈砲火轟擊下，我將士奮勇爭先，與敵肉搏衝鋒，反覆爭奪每一冰鋪雪蓋之地形地物，堅決強迫數倍於我之敵，停止於預定阻擊地點，而未能越過我陣地一步，並斬獲其四千餘人，使我軍圍殲敵新五軍軍部及一九五、四十三兩個師得以順利進行，共建奇功。茲將此役戰果公佈於下：

（一）總計斃傷俘匪新五軍軍部一九五、四十三兩個師官兵一萬六千餘名，其中斃匪四十三師副師長□化龍及斃傷上述各部官兵四〇〇〇餘名。生俘匪一九五師師長謝代蒸、四十三師師長留光天、一九五師副師長陳上杰、四十三師參謀長易希殷、五八三團團長[illegible]、五八四團團長張根文、五八五團團長李□、二八團團長丁柏林等以下官兵一二〇〇〇餘名。

（二）繳獲：重砲二門、野砲四門、山砲七門、步兵砲八門、化學迫擊砲五門、迫擊砲四十三門、六〇砲一四二門、擲彈筒七十個、重機槍一二一挺、輕機槍六四七挺、衝鋒式九五二支、各□三七四支、各種子彈二一九二一五八發、各種砲彈九一八五發、電台十三部、汽車三輛、騾馬一四〇……

吉林軍區地方兵團 除夕一度打進長春

瀋陽外圍羣衆分糧

【新華社東北前線十三日電】遲到消息：吉林軍區地方兵團某部曾於除夕二路攻入長春市內，痛殲蔣匪六百餘名後，主動撤出。我軍一路首於除夕前於長春市郊楊家店殲滅蔣匪一個中隊，三十一日夜十時即攻入該市東大橋車站，激戰至一日晨九時，殲守敵一個連及當地警察與蒙古騎兵等共五百餘名，其中斃傷及生俘各二百餘名，繳獲槍彈戰馬等甚多。同日我軍另一路攻入市內二道河子，與敵激戰五小時，俘獲其人槍各七十餘。我軍另部則於除夕前一日莽驟市郊八里堡一帶與敵戰鬥兩小時，生俘其五十餘，繳獲步槍百餘支，馬百餘匹，解放「犯人」四十餘人。三十一日繼續擴張戰果，又獲牲口八百餘匹，糧食九千餘石，當即將牲口及全部糧食分給當地貧民。

【新華社東北十三日電】解放軍進駐瀋陽外圍渾河東岸的土台子後，不到半點鐘，許多面黃肌瘦的饑民就都帶着口袋找解放軍要求分糧。他們一見到解放軍同志就興奮的說：「我家已經十天沒揭鍋了。」「你們再不來，我們寧可搶糧叫地主打死，也不能白瞪着眼餓死」。最近我們曾經自動開會商量過，要把所有沒飯吃的人都組織起來，強迫地主借糧，可是地主們曉得了，組織了大團在村裏監視我們，幸好你們來得快。」當天，土台子四家大地主的二千多石糧食和浮財，就都被佔全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窮人分了，羣衆並馬上組織了担架隊湧上戰場，積極支援解放軍。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在東北人民解放軍強大冬季攻勢之下，瀋陽蔣匪不勝驚惶。據外國通訊社消息：蔣匪要員之眷屬及技術人員繼續乘飛機逃離瀋陽。匪首蔣介石則於十日會皇飛瀋，主持所謂「緊急軍事會議」。與會者有傅作義、陳誠、杜聿明、熊式輝等匪。蔣賊已於十二日飛返南京。

「一和人民解放軍接觸 我們就整團的垮了」

・蔣軍第五兵團參謀長自供・

【新華社豫陝鄂前線十二日電】前線記者馮牧、吳答辭報導：殲滅整三師的戰鬥剛一結束，首先被俘的蔣軍第五兵團參謀長李英才就被送到担任主攻的某團團部來。他身體矮胖，戴着一頂士兵棉帽，衣服因為跑不動脫掉了，只剩一套單衣褲，身上披着一條破軍毯，他在跳城牆時跌破了腳，走起來一跛一跛的。記者問起這次整三師覆沒的經過，他說：「還不是奉顧祝同命令兼程北上解郾城之圍的。當我們走到西平二十里舖和貴軍剛一接觸就發現情況嚴重，立刻向鄭州求援，但是來電卻說二十師不能來，又說貴軍主力業已南下，最後叫我們「酌情處理」。我們既進不得又退不得，祗好縮到兩個寨子裏據守待援。但是一進到寨子裏，就發現已經被你們四面包圍了。被包圍後部隊的恐慌混亂和戰鬥力的低弱是非常驚人的。在祝王砦東南我們的守兵是一個團和旅直，你們不過兩千人，但是槍聲一響，我們的一個整團就垮……

……東寨牆，東面是一片喊殺聲，跑到西寨牆，西面砲火正密，沒辦法只得又跑到東南面，看到兩丈多高的寨牆，腳已經發抖了，正猶豫時就被後面的人擠推下寨牆，腳因此跌傷了。兩個衛士扶着我走不了半里路，四面都響起衝鋒號，我也在這時被俘虜了。」

談到整三師覆沒的原因時，李英才指出：

第一、蔣匪統帥部整個戰略方針不明確，完全被動。第二、中層各派互相牽制，指揮員處處鈎心鬥角，致使下面被動挨打。第三、貴軍的戰略方針明確，戰術高妙。我們終日趕路異常疲勞。稍一慢些，鄭州就來電報，不是申斥就是軍法從事。我終日騎馬，但到南召松樹抑時也在馬上睡了過去，下級軍官的疲憊更不可想像了。這次到了西平已經筋疲力竭，才一接觸就完蛋了。

李英才是湖南人，黃埔四期畢業，抗戰中曾任八十七師參謀長、新十二軍參謀主任、整三師第一次被殲於楊溝匪到職，為少將參謀處長，後提升為少將參謀長，現年四十歲，據自談，任少將已十三年。

蔣第五兵團將校軍官 通電脫離蔣黨

堅持敵後分田 全年殲匪五千

隴海路北地方武裝

十二縱隊兼江漢軍區司令員

趙基梅同志逝世

★黨中央特電弔唁★

我游擊隊控制延安四郊

市民和我暗地聯系瓦解蔣軍

偵察員王芝龍等七人 火燒介休敵碉堡

冀魯豫全區民兵 去年殲敵六千多人

【冀魯豫消息】冀魯豫軍區武裝部公佈一年來民兵戰績如下：作戰五五九次，斃傷俘敵六二一九名。收復碉堡五一個，解放被抓壯丁八八九〇名。共繳獲：步槍五八八〇支，十五挺，輕機槍一六九挺，迫擊砲、六〇砲、手砲支，步槍彈二九五六〇九發，手榴彈一七七發，手七發，汽車十五輛（內毀二輛），汽油四百斤，自二五斤，電話機四部，糧食四一五七〇斤，蔣幣一……

……十七匹，電台兩部，電話機九架，電線四八六〇〇斤，汽車九輛，糧食一萬四千五百餘斤，蔣幣六千三百零五十一四萬元，破壞鐵路一……

保衛新區農民翻身 豫西清剿地主武裝

【太岳消息】豫西消息：在洛……裝，帶劉滅地主……天中打死打……一共有二百……成績很大。……九日和三十……我們的地方……、游擊隊……五十來里的……一塊兒打退……六、馮克功……死打傷他們……一月二日，……份地方武裝……北三十多里……帶，打了一……土匪張杏魁……得死傷了二……

十多個。四日，那天剛明的時候，我們的一部地方兵團，在宜陽西面六十多里的五岳溝一帶打埋伏，活捉了土匪馮克功於小隊長等兩個人，因為那天風刮的很大，看不清楚，大部土匪是朝宜陽逃跑了。五日的下午，我們又在洛寧東北四十多里的水溝廟一帶，消滅那裏的地主、特務武裝，從下午兩點鐘打到半夜，就把水溝廟、下馬溝、東王、古村、伯坡一帶土匪大部給消滅，打死一百五十多個，打傷三十多個。

【太岳消息】新安縣是新解放區，民兵跟上老解放區民兵學會了打游擊的本領，也學會了地雷戰，還搞得有成績。一月四日那天，橫民鎮西南，有一股土匪中了咱們的地……

濱海幾千小學教員 積極為戰爭服務

在民兵武工隊裏讀報宣傳

【新華社華東十二日電】濱海區數千小學教師一年來積極為戰爭服務。日照等五縣有二二九名小學教師參加民工隊工作。莒縣、竹庭（原贛榆）兩縣有九十二名參加武工隊。郯城……

割毒瘤

——記解放長垣之戰

・崔殿宸・

創造戰地支前供應社

海陽圍困戰中